

攻意・治氣・立格——謝章铤詞論析探

陳慷玲*

摘要

謝章铤(1820-1903)，字枚如，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人，為晚清重要詞家及詞論家，著有《酒邊詞》、《賭棋山莊詞話》等相關著作。謝章铤個性熱血慷慨，志在經世報國。他認為詞非小道，與人品心術相關，而當時之浙西詞派過分注重形式，內容空虛，詞道衰微，故謝章铤提出攻意、治氣、立格之詞論矯之。第一，攻意說。討論意之內涵、意與言之關係。第二，治氣說。分析作家養氣之重要性及方法、用筆行氣的問題，並特別舉出南宋辛棄疾、姜夔之詞氣差異。第三，立格說。詞體自唐五代興盛以來，多在歌筵酒宴傳唱，其中不乏浮靡輕薄之作，以致詞格有卑下狹小之失，故謝章铤以詞量論、詞史論來拓展詞境、建立詞格。

關鍵詞：謝章铤、意言、詞氣、詞量、詞史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Content, Chi and Style: An Analysis of Xie Zhang Ting's Ci Theory

Chen, Kang-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Xie Zhang Ting (1820-1903) was born in Zhang-Le County, Fu-Zhou Fu, Fu-Jian Province. He was an important Ci writer and theoris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 has a passionate and generous personality and willed to utilize his writings to serve the country. Xie thought Ci was not unorthodox, and it related to the poet's personality and morality. At his time, the Zhe-Xi Ci school overemphasized Ci's formality and impaired its content and meaning. Ci doctrine was deeply challenged. Therefore, Xie proposed "Gong Yi," "Zhe Chi," and "Li Ge." to reverse this trend. First, "Gong Yi;" trie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ontent, meaning, and wording. Second, "Zhe Chi," analyzed the importance and methods of cultivating the poet's Chi and discuss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oet's flow of Chi and his writing. He also explored the difference of Ci energy, or Ci Chi, between Southern Song poets Xin Qi Ji and Jiang Bai Shi. Third, "Li Ge" means establishing a style. Sinc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Ci's literary genre had thrived and mostly performed in banquets. There was no lack of frivolous Ci poems; therefore, the rather vulgar Ci style caused Xie to propose a wider perspective and adopted a historical method to expand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Ci and establish an elevated Ci style.

Keywords: Xie Zhang Ting, content and wording, Chi of Ci, a wider perspective of Ci, history of Ci

攻意·治氣·立格——謝章铤詞論析探

陳慷玲

一、前言

謝章铤，初字崇祿，後改字枚如，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人，生於清嘉慶 25 年（1820）、卒於清光緒 29 年（1903），享壽 84 歲。他是晚清時期重要的詞學家，不論是在詞作、詞論、詞學活動各方面，皆有極為豐碩的成果。其詞作約五百餘闕，詞話近三百則，並於閩中組成聚紅樹詞社推廣詞學，對詞體之貢獻極大。謝章铤致力闡發詞體的正面力量，他說：「夫人文合一，詞雖小道，亦當知績學敦品耳」¹、詞學「歸於養性情，宅之以忠愛，出之以溫厚。意旨隱約，寄托遙深，猶是作詩作文之根柢也，特其體格不同耳。……。幸勿以詞為小道，而謂其無關學問心術也」²。謝章铤認為，詞體與人品心術相關，詞品與人品合一；詞體應以學問心術為基礎，作詞與作詩作文為同一根柢，不應以小道視之。

當時詞壇充斥浙派末流，平庸少味，千篇一律，重形式而輕內容，缺乏生命力。謝章铤對此深感到憂心，他說：「近日詞風，浙派盛行，降而愈下，索然無味。詞之真種子，殆將沒於黃葦白茅中矣」³，他亦提到當時填詞之惡習，「開卷必有咏物之篇，亦必和《樂府補題》數闕，若以此示人，使知吾詞宗南宋，吾固朱、厲之嫡冢也。究之，滿紙陳因，毫無意致，此尤習氣之不可解者矣」⁴，又云：「蓋明自劉誠意、高季迪數君而後，師傳既失，鄙風斯煽，誤以編曲為填詞。故焦弱侯《經籍志》備

¹ 清·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 5，收入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頁 656。

² 清·謝章铤：《詞話紀餘》，收入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頁 609。

³ 清·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卷 4，收入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頁 547。

⁴ 清·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 5，收入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頁 661。

采百家，下及二氏，而倚聲一道缺焉。蓋以鄙事視詞久矣。……至今日襲浙西之遺制，鼓秀水之餘波，既鮮深情，又乏高格，蓋自樊榭而外，率多自檜無譏，而竹垞又不免供人指摘矣。蓋嗣法不精、能累初祖者率如此」。⁵浙西詞派宗祖朱彝尊，其詞深情蘊藉；繼之者厲鶚，幽深精微。但至浙西末流，師法不精，因而產生「索然無味」、「滿紙陳因」、「毫無意致」、「鮮深情」、「乏高格」之弊。

衰靡之詞風愈盛，對世道人心之傷害愈大，當謝章铤看到張惠言編纂之《詞選》一書後，深表贊同，認為張氏之「用意可謂卓絕，故多錄有寄托之作，而一切誇靡淫猥者、不與學者知此，自不敢輕言詞矣」⁶，他於〈張惠言詞選跋〉一文更詳細的論述道：

禮堂自京師歸，出臬文《詞選》示余，余讀之曰：「此詞家正法眼之作也」。國朝詞家最盛，王蘭泉《詞綜》、姚萇階《詞雅》、蔣子宣《詞選》，撰錄不下數百人，然自浙派盛行，大抵挹流忘原，棄實佩華，強者詘呶，弱者塗澤，高者單薄，下者淫猥，不攻意，不治氣，不立格，而咏物一途，搜索蕪雜，漫無寄托。點鬼之簿，令人生厭。嗚呼！其盛也，斯其衰也，……讀臬文此選，則詞不入於淺，且使天下不敢輕易言詞，而用心精求於六義。臬文之有功於詞，豈不偉哉！⁷

張惠言編纂《詞選》一書，彰明寄托說，求之六義，使詞不入淺，可矯正浙派末流「挹流忘原，棄實佩華，強者詘呶，弱者塗澤，高者單薄，下者淫猥」、「搜索蕪雜，漫無寄托」之弊。謝章铤對於張惠言之用心深表感佩，亦有振興之意，故提出當日作詞者之失為「不攻意，不治氣，不立格」，反過來說，其詞論之基本主張即是「攻意」、「治氣」、「立格」，此為謝章铤自己提出的詞論架構，最能展現其詞論之完整形貌，故本文以此為目，闡述謝氏詞論之內涵。

本文於取材方面，並不侷限於詞論，亦旁及詩論文論，因為謝章铤認為詞之道

⁵ 清·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卷9，收入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頁583。

⁶ 清·謝章铤：《詞話紀餘》，收入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頁609。

⁷ 清·謝章铤：〈張惠言詞選跋〉，《賭棋山莊文集》，卷2，收入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頁14。

與詩、文是相通的，他主張詩詞同源，他說「詞雖與詩異體，其源則一」⁸、「詞本古樂府，而句法長短，則又淵源三百篇」⁹、「夫詞之於詩，不過體制稍殊，宗旨亦復何異」¹⁰、「如藏園、夢樓諸公，其詞又未嘗不擺脫一切，言所欲言，乃知詩詞同源」。¹¹謝章铤亦以「為文之道」為詞，他於〈與黃子壽論詞書〉云：「竊謂詞以聲為主，宋詞固可歌，而亦不盡可歌，至今人不能歌宋詞，猶宋人不能歌唐人絕句，既不能歌，則徒文也，亦求盡乎為文之道而已矣」¹²，或如前述引文所云，詞體「意旨隱約，寄托遙深，猶是作詩作文之根柢也」，都可見出謝章铤詩、文、詞之互用觀點。故本文將以詞論為主、輔以文論、詩論等相關材料，以期更精準且深入的展現謝氏詞論之精神。

現今對於謝章铤詞論之研究並不多，碩論約計 4 篇¹³，單篇論文約計 7 篇¹⁴，內容主要集中於性情、寄托、詞源、詞史、詞量等主題。但是上述研究架構其詞論之方式，皆非從謝氏之脈絡著手，部分篇章僅單論一個主題，部分篇章挑選數個主題合論，較無法有系統的呈現謝氏詞論之全貌。若從篇名來看，未見以「意」、「格」為名者，有關於「氣」者僅見一篇，但與本文論點亦有出入，故對於謝氏詞論之探討，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⁸ 清·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卷 1，收入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頁 523。

⁹ 清·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卷 6，收入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頁 568。

¹⁰ 清·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卷 12，收入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頁 606。

¹¹ 清·謝章铤：〈與黃子壽論詞書〉，《賭棋山莊文集》，卷 5，收入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頁 49。

¹² 清·謝章铤：〈與黃子壽論詞書〉，《賭棋山莊文集》，卷 5，收入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頁 49。

¹³ 此四篇碩士論文按時間先後列之如下：張秀鑾：《謝章铤詞學理論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楊憲欽：《謝章铤詞論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張琳：《謝章铤詞論的「情志說」》（開封：河南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09）、陳永娟：《謝章铤及其詞論與詞的研究》（廣州：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0）。

¹⁴ 此七篇單篇論文按時間先後列之如下：邱世友：〈謝章铤的詞論〉，《文學評論》6（1992.12），頁 107-114、155、陳慶元：〈愛國詞人謝章铤的詞與詞論〉，《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997.4），頁 63-68、74、祁見春、呂文奎：〈謝章铤的性情說〉，《東岳論叢》21：3（2000.5），頁 129-131、俞頌雍：〈謝章铤詞論「以詩道論詞」特色的表現及其價值〉，《中國韻文學刊》20：4（2006.12），頁 79-86、袁志成：〈論謝章铤詞學性情說的獨特內涵〉，《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27：4（2009.7），頁 15-18、劉榮平：〈謝章铤詞學思想新論〉，《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2010.9），頁 98-105、朱文娟：〈謝章铤之詞源論〉，《湖南科技學院學報》33：2（2012.2），頁 46-49。

謝章铤之著述極豐富，現今可見最完整之點校本為陳慶元主編之《謝章铤集》，點校者除了陳慶元外，還有陳昌強、陳煒等人。此書收錄範圍包括文、詩、詞、詞話。文的部分有《賭棋山莊文集》(簡稱《文集》)、《賭棋山莊文續集》(簡稱《文續》)、《賭棋山莊文又續》(簡稱《文又續》)、《賭棋山莊文餘集》(簡稱《文餘》)、《賭棋山莊文輯佚》(簡稱《文佚》)；詩的部分有《賭棋山莊詩》(簡稱《詩集》)、《賭棋山莊餘集詩》(簡稱《詩餘》)、《賭棋山莊詩輯佚》(簡稱《詩佚》)；詞的部分有《酒邊詞》(簡稱《詞集》)、《聚紅榭雅詞集》(簡稱《聚紅》)、《賭棋山莊詞話》(簡稱《詞話》)、《賭棋山莊詞話續編》(簡稱《詞話續》)等著作，以下所引之謝氏作品，出自陳慶元主編之《謝章铤集》一書者，於引文後以括弧標注集名簡稱、該集卷數、《謝章铤集》之頁數，不另出註。

二、攻意說

謝章铤之攻意說，主要出於〈張惠言詞選跋〉一文，他稱贊張惠言之《詞選》為「詞家正法眼之作」，極力肯定此書精求六義、重視寄托之精神，因此，欲論謝氏之「攻意」說，宜先明張氏之「意內言外」說。張惠言〈詞選序〉云：

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係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者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誹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為之，或淫蕩靡曼，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罔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不徒彫琢曼飾而已。¹⁵

張惠言之詞論，以《詩》為本，〈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

¹⁵ 清·張惠言著，黃立新校點：《茗柯文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60。

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¹⁶，張惠言提出「意」、「言」兩端，建構「意內言外」之詞論。「意」者為內容，指賢人君子心中幽約怨誹之情；「言」則牽涉到形式，賢人君子將心中不得不發之情，採取富於暗示性的比興之法，以表現低迴要眇之深意。而謝章铤之攻意說，在張氏意內言外之基礎上，有所引申創發。主要討論之面向有兩點：一為意之內涵、二為意與言之關係，以下分述之。

（一）意之內涵

謝章铤認為詩詞之意皆出於「性情」，如〈答穎叔書〉云：「竊謂詩者，性情事也，非聲律事也」（《文集》4，頁34）、於〈林子魚嶺海詩存序〉云：「夫詩者，性情事也」（《文集》4，頁38），而詩詞同源，詞亦出於性情，他在〈抱山樓詞序〉一文道：「夫詞者，性情事也。勞人思婦，忽歌忽泣，方不自知其意之何屬、其聲調之為何體也，而豈以鋪張靡麗為哉」（《文集》5，頁48），勞人思婦並不懂綴文及聲律，當他們心有所感，即自然而然的唱歌哭泣，故詞亦本於性情。性情說可溯源於《詩經》，謝章铤在〈又答穎叔書〉一文云：「铤嘗聞之三百篇者，皆詩人不得已之作也。然則非不得已，詩人殆不為詩矣。不得已者，性情之正有以迫之、使出也。……其後，忌諱日多，趨避日甚，不敢正言，乃用反言，述其身不敢及其世，嘆其家不敢及其國。漸趨漸降，頓忘其初。以為詩者流連景光、摹繪聲容而已」（《文集》4，頁34）。詩三百原是詩人「不得已」而為之，但是隨著忌避愈多，久而久之，以為詩就是描摹風月和斟酌聲律，忘了出於性情之初心。

性情與「境」有密切的關係，性情在「境」的觸發之下，產生了創作之意。謝章铤於〈黃鵠山人詩序〉云：

以文字為文字，性情之用，不出焉；於文字求文字，神明之運，不入焉。詩有其本，夫人而知之矣。知之而卒難言之，然而有境焉。非苦，無以為甘也；非逆，無以為順也；非幽，無以為顯也；非離，無以為合也。性情、神明之發，寄於境，而境非性情、神明之精也。水之流也，因地成形，水不知也，

¹⁶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2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13。

流焉而已；雲之出也，因風作勢，雲不知也，出焉而已。抑亦思其鬱積磅礴，於未有水、未有雲之先者，果何如乎？（《文集》7，頁71）

性情是抽象的，從作者的角度來看，只於文字求性情之作用，不可得；從讀者的角度來看，只於文字求神明之運作，亦不可得。其中之重要關鍵為「境」，性情神明皆寄托於「境」。如水是順著地形而流，雲是順著風而成勢，地形與風勢即是「境」。實際就謝章铤之詞作來看，他在〈酒邊詞自敘〉云：「余嘗登峻嶺，臨溪而坐。亂松怒號，幽蟲自咽。奔泉向東作虎嘯，村歌數聲起於隔岸。風徐徐送入余耳，余恍然若有感觸，歸而填詞，所得漸多。或曰其中有天籟焉，或曰嘔啞啁哳，難為聽也」（《文集》3，頁24），謝氏填詞以性情為本，在亂松怒號、幽蟲自咽、奔泉虎嘯、隔岸村歌、徐風入耳等「境」的觸發之下，若有所感，產生了創作之意，歸而填詞。或者謝氏曾云：「予壬子於役漳平，載經此地，興懷離索，並感雅制，乃填〈憶秦娥〉」（《詞話》12，頁606）。謝氏常於詞序中表明其作意，如〈百字令〉小序云：「清明懷芑川，時芑川柙阻賊廈門」（《詞集》5，頁444）、〈滿江紅〉小序云：「聞官軍收復金陵」（《詞集》8，頁474）、〈賀新涼〉小序云：「旅次，臭蟲甚多，終夜不寐作」（《詞集》8，頁479）。

詩詞創作雖皆出於性情，然詞體更擅於言情，他於〈眠琴小築詞序〉云：「言情之作，詩不如詞，參差其句讀，抑揚其音調，詩所不能達者，宛轉而寄之於詞，讀者如幽香密味，沁人心脾焉」（《文續》2，頁92），和詩相較，詞體句式長短不一、音調變化繁複，更能宛轉的表達出精微幽深之情感。但謝氏所認為的情，不是形而下的男女情欲，而是至純至正的真情，面向極廣、涵括五倫。他說「五倫非情不親，情之用大矣，世徒以兒女之私當之，誤矣。然君父之前，語有體裁，觀情者要必自兒女之私始」（《詞話》2，頁531），情的作用極大，五倫皆以情為基礎，雖然始於兒女之情，但不會只侷限於兒女之情。他於〈眠琴小築詞序〉一文指出：「夫人必先有所不忍於其家，而後有所不忍於其國。今日之深情款款者，必異日之大節磊磊者也」（《文續》2，頁92），性情真誠純正，於家為深情款款之小我親情、於國即為大節磊磊的經世之情。謝章铤曾評吳偉業之詞云：

至梅村，淮南雞犬，眷戀故君，其〈賀新涼·病中有感〉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陀、解我腸千結。追往事，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訣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圓缺。」不作一毫矯飾，足見此老良心。遭逢不幸，讀之鼻涕下一尺，述庵奈何竟置此詞於不選乎。此詞關係於梅村大矣，述庵其未講知人論世之學哉！（《詞話》8，頁580）

吳偉業，號梅村，明崇禎4年進士，學問淵博、詩文工麗，為江左三大家之一。入清後曾出仕為官，乾隆皇帝將其列入《清史》〈貳臣傳〉，名節受到爭議。《清史稿》載：「性至孝，生際鼎革，有親在，不能不依違顧戀，俯仰身世，每自傷也。臨歿，顧言：『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時一境不歷艱苦。死後斂以僧裝，葬我鄧尉、靈巖之側。墳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銘。』聞其言者皆悲之」¹⁷，吳梅村仕清，實有顧戀親人之不得已的苦衷。謝章铤以知人論世的方法解讀梅村〈賀新涼〉一詞，認為其中確實表現出眷戀故君之情，此與吳梅村之名節有極大關係，然王昶所編之《國朝詞綜》竟不錄此詞，對吳梅村極不公平。

（二）意與言之關係

謝章铤論意言關係時，主張意內言外，意存於內，透過言彰顯於外。如於〈葉辰溪我聞室詞敘〉一文論詞體云：「其文綺靡，其情柔曼，其稱物近而托興遠，且微驟，聆之若惘惘纏綿不自持，而敦摯不得已之思隱焉。是則所謂意內言外者歟」（《文集》1，頁7）、於〈雙鄰詞鈔序〉一文云：「若子駒之與笛樓，其二俊矣。師法古人，力振墜緒，不隨流俗，獨為錚錚。異日者，轉而愈上，使意內言外之旨大顯於世者，其在二君乎」（《文集》2，頁12）、或云：「然而不善學蘇辛者，才氣不能自固，滿紙浮囂，則於意內言外之旨遠矣」（《詞話紀餘》，頁611）、或於〈與黃子壽論詞書〉曰：「凡為文皆當意言兼美，則以意內言外論詞，未嘗不深中肯綮。第今之為詞者，求

¹⁷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484，頁3412。

其意不知起止，殆遷就於內而已矣，求其言又漫無歸宿，殆塗澤於外而已矣」（《文集》5，頁50）。謝章铤認為意與言之配合，固以「意言兼美」為佳。但就當時填詞之普遍狀況來看，不但未能意言兼美，甚而至意言兩失，「意」不知起始，「言」漫無歸宿，故謝氏力主意內言外之說。

要達到「意言兼美」的狀態，就「意」而言，必出於性情之真，作品方有鮮活之精神；就「言」來說，以「文不蔑質」（《文集》5，頁50）為原則，使文與質、言與意相稱，故謝章铤說：「余謂情之悲樂，由於境之順逆，苟當其情，辭無不工，此非可強而致，偽而為也」（《詞話》10，頁592），內情受到外境的觸發，產生了不得不發之意，形之於創作，則「辭無不工」。

但實際創作時，「言」的表達常會出現過與不及之狀況，有損於「意」，如他在〈又答穎叔書〉一文中指出：「風人立言有體，過者為災，不及則無以為本也」（《文集》4，頁34）。引文中所謂的「過者」，即是言過於意，謝氏〈致方仲樞書〉曾說：「古文以謹嚴為第一義，君子不以未至之行許人，立言應爾也。……內心少，外心多，君子慎焉」（《文集》4，頁33），君子為人應求言行合一，不許諾做不到的事，創作立言亦如是，若是意少言多，則產生浮華虛飾之弊；反之，「不及」者即是意過於言，謝氏論此曰：「大抵文字無才情，便無興會。所以古人論詩，比之張弓，須有十分力，方開得到十分。否則勉強鈎弦，筋怒面赤，一再發，敬謝不敏矣」（《詞話》4，頁555），文字之才力不足，有如勉強張弓者，筋怒面赤費盡力量也使不出力，阻礙意之傳達。

創作時常出現「言意之不易稱也」（《文集》2，頁12）之情況，若意言兼美之境難至，則退而求其次，以意為主。謝氏於〈雙鄰詞鈔序〉一文云：「詞也者，意內而言外者也。言勝意，剪彩之花也；意勝言，道情之曲也。顧與其言勝，無寧意勝，意勝則情深」（《文集》2，頁12），言勝意雖如炫耀奪目的剪彩之花，但徒具雕麗的形式，尚不如意勝言，有真性情，作品才有生命精神。此說或見於〈炯甫配雲樓詩序〉：「夫詩道性情，格調其末也，詞華尤其末也」（《文集》1，頁5），性情為先，詞華為末，性情之重要性超乎形式。

置於詞體而言，音律之形式雖然重要，但仍應以性情為本，應在性情的基礎上論音律，不能只汲汲於音律而忽視性情。謝氏云：「古人詞不盡皆可歌，然當其興至，敲案擊缶，未嘗不成天籟。東坡『鐵板銅琶』，即是此境。作者不與古人共性情，徒與伶工竟工尺，遂令長短句一道，畏難若登天，不知皆自畫之為病也。且夫既能詞，又能知工尺，豈不更善？然與其精工尺而少性情，不若得性情而未精工尺」（《詞話》5，頁560）。此中所云「與其精工尺，而少性情，不若得性情而未精工尺」，與「與其言勝，無寧意勝，意勝則情深」之論，實為同一機杼。

三、治氣說

氣本是自然界之重要物質，氣與文藝創作之間的關係，早在《孟子·公孫丑上》即載：「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¹⁸，孟子將知言養氣合論，其所養之氣，是充塞於天地之間、至大至剛之氣，故孟子之散文亦以氣勝，如蘇轍所評：「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¹⁹到了三國曹丕〈典論論文〉提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弟子」²⁰，文章之氣清濁有體各有不同，引氣行文的方式亦巧拙有素。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養氣》則云：「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

¹⁸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8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54。

¹⁹ 宋·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欒城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卷22，頁477。

²⁰ 魏·曹丕：〈典論論文〉，收入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52，頁2271。

腴理無滯」²¹，劉勰提出以道家的方式「節宣」養氣，保持心情清和，使氣順暢；若氣壅滯煩亂，則停止創作。涵養逍遙閒適之氣，創作時即可如新刃遊走，文理暢達。

就文類而言，氣與文的關係一向密切，作文講究文氣，文氣論亦為文章學之重要範疇，故謝章铤〈答黎生〉云：「讀書、窮理、養氣，此治古文六字訣」（《文續》2，頁93），指出「養氣」之於古文創作的重要性。清代桐城派即重視散文之氣，桐城三祖皆提及於此，如方苞〈古文約選序例〉曾說：「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²²到了劉大櫟，以「神氣」加強方苞之理論，其於〈論文偶記〉云：「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然氣隨神轉，神渾則氣灑，神遠則氣逸，神偉則氣高，神變則氣奇，神深則氣靜，故神為氣之主」。²³至於姚鼐，則提出「行氣」補充之，他在〈與陳碩士書〉云：「夫文章一事，而其所以為美之道非一端。命意立格，行氣遣辭，理充于中，聲振于外。數者一有不足，則文病矣」。²⁴

但就詞體而論，創作時極少提及「氣」的問題，相應之理論亦貧乏，謝章铤將散文理論運用於詞體，提出「治氣」說，可說是極為特殊。「治氣」說牽涉到作者與作品兩端，作者之氣主導作品之氣，故就作者端而言，牽涉到作家養氣的問題；就作品端而言，氣如何透過作品表達，屬於行氣的問題。就具體詞評而言，謝章铤曾論及南宋辛、姜兩家之詞氣。故本節內容包括下列三點：養氣論、行氣論、辛姜詞氣論。

（一）養氣論

氣即是精神，人有氣才有精神活力，人無氣則枯槁死寂；表現於創作亦如是，作品精神之關鍵在於作者之氣，故養氣極為重要。謝章铤於〈論文上下篇贈李少棠〉

²¹ 清·黃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9，頁512。

²² 清·方苞著，劉季高校點：〈古文約選序例〉，《方苞集》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集外文卷4，頁614。

²³ 清·劉大櫟：〈論文偶記〉，收入王水照編：《歷代文話》第4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4106-4107。

²⁴ 清·姚鼐撰，盧坡點校：〈與陳碩士書〉，《惜抱軒尺牘》（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4），卷7，頁115。

之下篇云：

說者曰：或剛或柔，或莊或肆，或平或峭，或進或退，所以成文者，亦多術矣，將不講乎？然而，此文之體也，非文之精神也。今有人血脈不華，心氣內訌，雖有七尺之軀，衣冠非不偉，瞻視非不矜嚴，即之索索然，則亦土木偶而已矣。是必藏精固神，乃能樂生，乃能行世，而誠者精神之所從出也。積於中者確厚，必不張皇於外以求工，剛之、柔之、莊之、肆之、平之、峭之、進之、退之，無不宜，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記物則物，無遁形；斷事則事，無匿理。論人必得其要領，言情必纏綿曲折，而可以歌泣，意發於此，而振動及於天下。後世非至誠而能若是乎？（《文集》1，頁11）

謝章铤以人為喻，說明氣的重要。一個七尺之軀之堂堂丈夫，衣冠華偉，瞻視矜嚴，若無精神，血脈不華，心氣內訌，則如土人木偶；若有精神，則人方能充滿活力、樂生行世。作品亦如是，若內在的精神厚實充沛，則不必汲汲外求創作之術，精神所至，自會有不期然而然者。如此，記物無遁形、斷事無匿理、論人精準、言情動人。因此，作者之氣穩固，作品之氣才有穩固的可能，氣如此重要，故有養氣之論。

養氣之關鍵在於「誠」。謝章铤於〈論文上下篇贈李少棠〉之上篇提到：「誠能讀書，窮理養氣，以古人之心，存心蓄之，久藏之，固不得已而發之文焉。夫知以不得已之心為文，則其文傳矣」（《文集》1，頁11），「誠」不只是養氣的根本，亦是讀書做人之根本。謝章铤於〈答仲容書〉釋「誠」曰：

古之人自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總歸於一。一者，誠也。不誠，無物；誠之中，萬物皆備，而為物之宗主者也。不誠，則物何以格知，何以致也？倒行逆施，將安歸乎？……且以用兵論師，直為壯，曲為老。直者，誠之，持久也；曲者，誠之，消阻也。……竭吾誠，達吾誠，即使不勝，或不至一敗塗地、不可復振也。此之謂仁義之師，故孟子自明其不動心，歸功於養氣，知言而以集義為主宰，其自反而縮一節，尤為大勇之根本。（《文餘》2，頁152-153）

謝章铤重「誠」之觀念，來自於其家學，他於〈重摹金門待漏圖記〉提到曾祖父謝世南「治性理，居家有法，著《蒙齋講義》四種，皆發明誠正修齊之旨，而於水源

木本之思，尤三致意」(《文集》6，頁63)，所謂「誠正修齊之旨」，即《大學》所云：「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²⁵，朱熹解釋道：「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且爲人之弊。如饑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于己而已，非爲他人而食飲也。又如一盆水，徹底皆清瑩，無一毫砂石之雜」²⁶，可知誠即如不摻雜質清澈之水、表裏如一。人能誠，才能順性發展、踏實修養；人若不誠，則虛偽矯飾，內欺己外欺人。誠之根基不立，終至浮誇扭曲，故朱熹認爲「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²⁷

每個人的氣與生俱來各有不同，如前述曹丕所云「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養氣必以誠爲前提，順著自己與生俱有之氣去修持涵養，使之豐厚精粹，除去雜質，以至於「斂」。²⁸謝章铤曾於〈炯甫五十壽序〉一文，提到自己與好友炯甫之氣各異，他說：「炯甫和而肅，而余則骯髒氣盛」(《文集》1，頁7)，劉存仁(字炯甫，1802-1877)之氣爲「和而肅」；而謝章铤之氣盛，更爲亢直陽剛。謝章铤對於劉存仁的涵養功夫表示欽佩，他於〈炯甫岷雲樓續集序〉一文描述道：「今炯甫仕宦不進，浮沉於盜賊戎馬之中。舉家饑寒，繼以死喪」，但是炯甫「氣稜稜不減曩昔」，謝氏嘆曰：「君年愈高，遇愈窮，而才愈懋，氣愈固矣」(《文集》3，頁26-27)，氣會隨著人之年齡及境遇有所變化，一般而言，年邁遇窮時所產生沮喪悲憤之情緒，對氣的撼動及傷害極大，但是劉存仁於困境中而能「氣愈固」，使原本「和而肅」之氣更加穩定，實爲養氣所致。

(二) 行氣論

作者之氣存之於內，於文藝創作時，如何將氣順利的表現於作品，牽涉到用筆的問題。謝章铤評沈謙詞時提到這個概念：「沈去矜謙好盡好排，取法未高，故不盡

²⁵ 宋·朱熹：《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頁14。

²⁶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16，頁335。

²⁷ 宋·朱熹：《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10。

²⁸ 清·謝章铤〈與何梅生論學札〉一文云：「儒者以修己爲第一義，凡人志欲強，氣欲斂，心欲平」，
《賭棋山莊文輯佚》，收入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頁196。

倚聲三昧。長調意不副情，筆不副氣，徒覺拖沓耳，且時時闖入元曲」（《詞話》8，頁578），指出沈謙詞有「筆不副氣」之缺點，可知氣的表現與用筆有關。謝章铤認為，筆放則氣粗，反之，用筆若過份雕琢，則易傷氣。謝章铤曾自述其詞與浙西詞派迥異，他說：

近來詞派悉尊浙西，余筆放氣粗，實不足步朱、厲後塵。雖然，浙派不足盡人才，亦不足窮詞境。今日者，孤枕聞雞，遙空喚鶴，兵氣漲乎雲霄，刀瘢留於草木。不得已而為詞，其殆宜導揚盛烈，續〈鏡歌〉鼓吹之音。抑將慨嘆時艱，本〈小雅〉怨誹之義。人既有心，詞乃不朽，此亦倚聲家未辟之奇也。余方自愧其不逮，又何尋南宋之故步，斤斤奉一先生之言哉？（《詞話續編》5，頁660）

謝章铤「骯髒氣盛」，身處晚清亂世，充滿報國之志，他在〈送黃肖岩之永安敘〉亦提到自己「意氣方盛，踔厲奮發，雖旁觀側目，不顧也」（《文集》1，頁4），這種高亢忠直之豪氣，表現於詞作，即呈現出「筆放氣粗」之樣態。如其〈賀新涼〉一詞上片云：「僕本狂生耳。卻無端、長歌當哭，時愁時喜。二十年來談節義，熱血一腔而已。況青眼，又逢吾子。慷慨相期成底事，算英雄、總要輕生死。天下事，擔當起」（《詞集》1，頁409）、又如〈滿江紅〉上片云：「無賴西風，把秋氣、吹人這樣。我欲向、天門一訴，天高無量。醉後吟君金縷曲，填胸酒挾愁根上。憶騎龍、昨夜看蓬萊，狂風浪」（《詞集》2，頁414），皆可見其縱筆敘寫、氣勢狂放、淋漓酣暢之貌，故劉存仁評其詞作「發摯至性，熱血迸露」。²⁹

謝章铤填詞既為「筆放氣粗」，故自評「不足步朱、厲後塵」，與浙派作風迥然不同。浙派宗祖朱彝尊推尊南宋，尤尊姜夔，朱彝尊《詞綜·發凡》云：「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為傑出」³⁰、汪森《詞綜·序》亦云：「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于醇雅。于是史達祖、高觀國羽

²⁹ 清·劉存仁：《篤舊集》，收入林慶彰等主編：《晚清四部叢刊》第4編第111冊（臺中：文叢閣圖書有限公司，2010），卷17，頁1235。

³⁰ 清·朱彝尊：《詞綜·發凡》，收入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753。

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³¹姜詞特色為「句琢字練」，謝章铤認為「太煉則傷氣，太鬱則傷意」（《詞話續》3，頁638），但是姜夔並無太煉之問題。謝氏錄姜夔《詩說》：「雕刻傷氣，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過。拙而無委曲，是不敷衍之過」（《詞話》12，頁607），並於此條下注云：

此即疏密相間之說也。故白石字雕句刻，而必准（應作準）之以雅。雅則氣和而不促，辭穩而不澆，何患其不精巧委曲乎？（《詞話》12，頁607）

白石懂得「雕刻傷氣，敷衍露骨」之理，故白石詞雖雕琢而能不傷氣、敷衍而能不露骨，其關鍵即在於「準之以雅」，即汪森所云「歸于醇雅」。姜夔重視《詩經》雅正精神，他在《白石道人詩說》云：「喜詞銳，怒詞戾，哀詞傷，樂詞荒，愛詞結，惡詞絕，欲詞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惟〈關雎〉乎」³²，又云：「《三百篇》美刺箴怨皆無跡，當以心會心」³³，秉持著溫柔敦厚之心創作，醇雅內蘊，不論是美刺箴怨，皆至於自然無跡，故能煉而不傷氣。

以白石〈揚州慢〉為例，其小序為「淳熙丙申至日，予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為有《黍離》之悲」，詞作為：「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³⁴，全詞以小序之「感慨今昔」為主軸，以杜牧筆下之揚州、引出昔日繁華；以白石所見戰火洗劫之揚州，講今日之蕭條。南宋偏安苟和，國勢日衰，但本詞沒有義憤填膺不平之氣，只以感慨之筆，寫城之冷寂空幻。上片「漸黃昏，清角吹寒，

³¹ 清·汪森：《詞綜·序》，收入施蛰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頁748-749。

³² 宋·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收入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第7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7548。

³³ 宋·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收入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第7冊，頁7549。

³⁴ 宋·姜夔著，夏承燾箋校：《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1。

都在空城」，昔日的揚州春風十里處處笙歌，今日之揚州寒冷淒清戍角悲鳴；下片「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昔日揚州之夜悠閒浪漫，橋邊有玉人吹簫，今日則無人無樂，水中之月影動蕩破碎，過去盛景已不復見。

宋翔鳳《樂府餘論》曾評此詞曰：「惜無意恢復也，……蓋意愈切，則辭愈微」³⁵，雖為箴刺之詞，但敦厚無跡。陸輔之《詞旨》曾云：「詞不用雕刻，刻則傷氣，務在自然。周清真之典麗，姜白石之騷雅，史梅溪之句法，吳夢窗之字面」³⁶，亦提到白石之騷雅是出於自然，故雕琢而不傷氣。達到謝章铤所述「氣和而不促，辭穩而不澆」之境。

（三）辛姜詞氣論

詞家個人之氣表現於詞作時，即形成詞氣。謝章铤曾評述南宋稼軒、白石二家之詞氣：

詞家講琢句而不講養氣，養氣至南宋善矣。白石和永，稼軒豪雅。然稼軒易見，而白石難知。史之於姜，有其和而無其永。劉之於辛，有其豪而無其雅。至後來之不善學姜、辛者，非懈則粗。（《詞話》12，頁602-603）

謝章铤認為在詞史上，稼軒「始用氣」。³⁷稼軒其人，忠義愛國，宋史評其「豪爽尚氣節」³⁸，稼軒之氣如陸游〈寄趙昌甫詩〉云：「君看幼安氣如虎」³⁹、謝枋得〈辛稼軒先生墓記〉云：「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⁴⁰但是表現於詞作時，並非一味的豪放，門人范開〈稼軒詞序〉有精準的評論，他說：「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方將斂藏其用以事清曠，果何意於歌辭哉，直陶寫之具耳。故其詞之為體，如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又如春雲

³⁵ 清·宋翔鳳：《樂府餘論》，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2503。

³⁶ 元·陸輔之：《詞旨》，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頁301-302。

³⁷ 謝章铤〈葉辰溪我聞室詞敘〉云：「稼軒出，始用氣。」見清·謝章铤：〈葉辰溪我聞室詞敘〉，《賭棋山莊文集》，卷1，收入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頁7。

³⁸ 元·脫脫等撰：《宋史》第3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401，頁12165。

³⁹ 宋·陸游：〈寄趙昌甫詩〉，收入辛更儒編：《辛棄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5。

⁴⁰ 宋·謝枋得：〈辛稼軒先生墓記〉，收入辛更儒編：《辛棄疾資料彙編》，頁117。

浮空，卷舒起滅，隨所變態，無非可觀。無它，意不在作詞，而其氣之所充，蓄之所發，詞自不能不爾也。其間固有清而麗、婉而嫵媚。」⁴¹稼軒氣之所充、不得不發，其詞不主故常，亦有清麗婉媚之作。故謝章铤評其詞氣為「豪雅」，剛大之氣有所養，才能內蘊收斂，歸於溫厚雅正。

後來學稼軒詞者，並無稼軒之氣，亦無其治氣的涵養，故無法得其詞作神髓，像是稼軒之友劉過已是「有其豪而無其雅」，後代學辛詞者更是失之於「粗」。謝章铤曾說：「學稼軒，要於豪邁中見精致。近人學稼軒，只學得莽字、粗字，無怪闖入打油惡道。試取辛詞讀之，豈一味叫囂者所能望其頂踵？……。稼軒是極有性情人，學稼軒者，胸中須先具一段真氣奇氣，否則雖紙上奔騰，其中俄空焉，亦蕭蕭索索如牖下風耳」（《詞話》1，頁528），稼軒詞是「豪邁中見精致」，其詞所內蘊的「真氣奇氣」，來自於其涵養純粹之學問心術，沒有這樣的剛大敦厚之正氣卻要學稼軒，只是莽夫以粗字叫囂而已。

至於另一位善養氣之詞家姜白石，謝章铤曾說「白石出，始立格」（《文集》1，頁7），其人清空高格，陳郁評之曰：「襟期灑落如晉宋間人」。⁴²由於一生未出仕，正史無傳，謝氏曾載張鑑為姜夔之擬傳云：「氣貌若不勝衣服，家貧無立錐，然好客，未嘗一日倦。少時即奔走四方，一時如辛棄疾、楊萬里、樓鑰、王炎、周文璞，皆愛其才，為之延譽」（《詞話》3，頁542），明代張羽〈白石道人傳〉載白石交遊：「白石儵然遺老，遊食江湖，人品之為逸客，然其所交皆當世偉儒，朱熹、樓鑰、項安世、葉適、楊萬里、尤袤、辛棄疾之徒，交相推譽。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白石豈江湖逸客已哉」⁴³，白石之友多是抗金名將忠直之士，側面反映出白石關注於國事，並非僅是超然世外的「江湖逸客」。王炎〈和堯章九日送菊〉其二云：「花品若將人品較，此花風味似吾儒。秋英餐罷含清思，曾有離騷續筆無」⁴⁴，白石之人品如菊，高潔清雅似屈原，表現於詞作，即呈現出「和永」之詞氣。

⁴¹ 宋·范開：〈稼軒詞序〉，收入辛更儒編：《辛棄疾資料彙編》，頁50。

⁴² 宋·陳郁：《藏一話映》，收入宋·姜夔著，夏承燾箋校：《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頁327。

⁴³ 明·張羽：〈白石道人傳〉，收入宋·姜夔著，夏承燾箋校：《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頁322。

⁴⁴ 宋·王炎：〈和堯章九日送菊〉其二，收入宋·姜夔著，夏承燾箋校：《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頁334。

實際從白石詞作來看，白石好友稼軒「深服其長短句」⁴⁵，白石曾次韻稼軒詞，以下〈漢宮春〉一調為例，比較其二者詞氣之異。稼軒〈漢宮春〉會稽蓬萊閣懷古：「秦望山頭，看亂雲急雨，倒立江湖。不知雲者爲雨，雨者雲乎？長空萬里，被西風變滅須臾。回首聽月明天籟，人間萬竅號呼。誰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麋鹿姑蘇？至今故國人望，一舸歸歟。歲云暮矣，問何不鼓瑟吹竽？君不見王亭謝館，冷煙寒樹啼鳥」⁴⁶、白石〈漢宮春〉次韻稼軒蓬萊閣：「一顧傾吳。苧蘿人不見，煙杳重湖。當時事如對弈，此亦天乎。大夫仙去，笑人間、千古須臾。有倦客扁舟夜泛，猶疑水鳥相呼。秦山對樓自綠，怕越王故壘，時下樵蘇。只今倚闌一笑，然則非歟。小叢解唱，倩松風、爲我吹竽。更坐待千巖月落，城頭眇眇啼鳥」。⁴⁷稼軒詞上片以三幕景構成：以秦望山頭之「亂雲急雨」開端，經營視覺上如江湖倒立之壯闊傾瀉；接著長空之「西風變滅須臾」為過度畫面；第三幕之景變為夜晚，人間充滿「萬竅號呼」之天籟，經營震撼之聽覺效果；而白石亦應之以三幕景：先以「煙杳重湖」的朦朧水煙開端；次以范蠡超然之視角帶出千古須臾之感；最後則寫扁舟夜泛，偶聞水鳥鳴聲。二者都用了視聽感官，但是相較之下，稼軒詞墨色淋漓酣暢，健筆揮就一幅奔騰壯闊之景致；而白石詞則為淡墨水景，煙波浩渺，人與鳥俱在有無之間。

因此，謝章铤評稼軒詞氣「豪雅」、白石詞氣「和永」。學白石而未至者，如同時之史達祖，「有其和而無其永」，表面上看來是和，但卻沒有白石豐沛之內蘊精神，所以氣短而穩定度不足。至清代浙西末流，更是出現「懈」之弊病，只著意塗澤粉飾其外，「冷典卮詞，轆轤滿幅」⁴⁸，缺乏真情、不論寄托，內涵空虛枯槁，距白石遠矣。

⁴⁵ 「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宋·周密：《齊東野語》，收入宋·姜夔著，夏承燾箋校：《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頁 328。

⁴⁶ 宋·辛棄疾撰，鄧廣銘箋注：〈漢宮春〉，《稼軒詞編年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540。

⁴⁷ 宋·姜夔著，夏承燾箋校：〈漢宮春〉，《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頁 87。

⁴⁸ 清·謝章铤：〈與黃子壽論詞書〉，《賭棋山莊文集》，卷 5，收入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頁 49。

四、立格說

所謂的格，與品格、識見、器量、氣度有關，詞家之格決定了詞作之格，謝章铤曾說「讀蘇、辛詞，知詞中有人，詞中有品」（《詞話》9，頁588），從蘇、辛詞中可看出他們的人格精神。但是就詞體之發展來看，自唐五代萌芽興起後，主要傳唱於酒宴歌筵，內容多寫閨怨相思，其中不乏浮靡輕薄者，故存在著詞格卑下的問題，如馮班曾說：「長短詞肇於唐季，脂粉輕薄，端人雅士蓋所不尚」（《詞話》11，頁599），這是當時評者所持之觀點，但謝章铤於閨閣詞有所界定：

純寫閨禱，不獨詞格之卑，抑亦靡薄無味，可厭之甚也。然其中卻有毫厘（應作釐）之辨。作情語勿作綺語，綺語設為淫思，壞人心術。情語則熱血所鍾，纏綿惻怛，而即近知遠，即微知著，其人一生大節，可於此得其端倪。（《詞話》4，頁549）

謝章铤認為兒女之情乃是情的基礎，但有「情語」及「綺語」的差異：發自真情、熱血所鍾者即是「情語」，人之大節可於此得見端倪；但是「綺語」則以淫思壞人心術。故謝氏並非全面的否定閨禱詞，至情真誠之閨禱詞，具《詩經》興觀群怨之作用，極為重要；但對於「豔而淫、而澆、而俗、而穢」⁴⁹之閨禱詞，則應力絕之。詞體固以「曼衍綺靡」為正宗，但若只囿於閨閣，極易產生綺語淫思、詞格卑下之弊，故他積極的透過詞量論、詞史論來拓展詞境、建立詞格。

（一）詞量論

所謂的量，即指人的器量識見，謝章铤於〈劉芑川東洋小草序〉一文云：「且夫水之載物，以物之輕重為量，重者見深，輕者見淺，維人於世亦然。量至於是，見至於是；見至於是，言至於是。悲耶、喜耶、嬉笑耶、怒罵耶、痛哭耶，彼其所見，迫之也。狂之者、痴之者、愚且愍之者，非故為違心之言也，量為之也」（《文集》1，頁4）。此文以水載物為例喻人及作品，物在水中的深淺，來自於物的輕重。而人

⁴⁹ 謝章铤云：「蓋曼衍綺靡，詞之正宗，安能盡以鐵板銅琶相律？惟其豔而淫、而澆、而俗、而穢，則力絕之。」見清·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卷11，收入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頁599。

亦是，「量」影響了識見、創作之深淺，故作品之狂、痴、愚、憨等等樣貌，無法違心，皆由於作者之「量」所致。

謝章铤認為知識分子應培養濶大之量，他於〈答石生廉夫書〉一文云：「凡為士者，皆當以天下為己任，宜有萬物在抱之量」（《文集》4，頁31）、於〈答仲容書〉亦云：「居官者當以萬里共見之胸懷，持以百折不撓之識解」（《文餘》2，頁153），量大則識深，若有「萬物在抱」「萬里共見」之器量，即具「以天下為己任」之識見，不會陷溺於瑣碎之枝微細事，亦不會創作無病呻吟之作品。謝章铤曾於〈炯甫岷雲樓詩序〉一文，稱讚劉存仁之詩：「天地之故，身世之感，詩書之味，抱負之志，氣鬱勃摩蕩於胸中，激而發之詩。……故能論世，然後能誦詩，能立身，然後能作詩」（《文集》1，頁5），詩歌與立身論世密切相關，劉存仁「蕭然獨遠，不屈其志」（《文續》1，頁86），器量宏闊，呈現於詩，即是天地身世、詩書抱負。

作者之器量外顯於創作，表現於詩歌如是，表現於詞作亦如是，故謝章铤提出「詞量」之觀點，他認為詞體從唐五代興起以來，一直處於「量未盡」的狀態，他於〈與黃子壽論詞書〉一文曰：

詞之興也，大抵由於尊前惜別，花底談心，情事率多褻，近數傳而後，俯仰激昂，時有寄托，然而其量未盡也。故趙宋一代作者，蘇辛之派不及姜史，姜史之派不及晏秦，此固正變之推未窮，而亦以填詞為小道，若其量之只宜如此者。（《文集》5，頁49）

唐五代詞如《花間》、《尊前》之作，主要敘寫離情別緒、男女相思，至宋代蘇軾、辛棄疾，雖開啟俯仰激昂的豪放面向，但詞量仍有未盡。評者執著於正變的角度，以《花間》、《尊前》之婉約小詞為正，將填詞視為小道，詞量不免止於淺薄。到了謝氏所在的晚清時期，浙西詞派大興，亦存在詞量狹猛之問題。他說：

聲音既變，文字隨之，正不得軒輊太甚。至今日，詞學所誤在局於姜、史，斤斤字句、氣體之間，不敢拈大題目，出大意義，一若詞之分量不得不如是者，其立意蓋已卑矣，而奚暇論及聲調哉？（《詞話》8，頁577）

浙西詞派崇尚姜、史，「竹垞倡於前，樊榭騁於後」，重視字句氣體，如吳衡照《蓮

子居詞話》之評：「竹垞有名士氣，淵雅深穩，字句密緻，……樊榭有幽人氣，惟冷故峭，由生得新」。⁵⁰不但如此，亦重詠物詞，朱彝尊即有《茶煙閣體物集》，促使詠物之風大盛，謝章铤譏此為「餽釘」，他說：「至國朝小長蘆出，始創為徵典之作，繼之者樊榭山房。長蘆腹笥浩博，樊榭又熟於說部，無處展布，借此以抒其叢雜。然實一時遊戲，不足為標準也。乃後人必群然效之。即如咏貓一事，自葆汾、竹垞、太鴻、繡谷而外，和作不下十數家。予少日曾為集錄，亡友張任如見之笑曰：『弄月嘲風之筆，乃為有苗氏作世譜哉？』予失笑，投筆而起。是言雖虐，然實詠物家針砭也」(《詞話》9，頁588)。詠物只是一時遊戲，若專力於此，致使「浙詞之盛反衰」(《文集》5，頁48)。

以上所述之浙派特色，不論是講究字句、氣體、詠物，都是在瑣細中刻鏤經營，「不敢拈大題目，出大意義」，不去拓展詞量，反在文字聲調的枝微末節中計較斟酌，立意卑下，格局狹小。所以謝章铤說：「有花柳而無松柏，有山水而無邊塞，有笙笛而無鐘鼓，斤斤株守，是亦只得其一偏矣。辛、劉之派，安可廢哉」(《詞話續編》5，頁657)，他以為不能只尊南宋姜、張諸人，辛、劉等豪放詞家，亦不可偏廢，否則詞量無法開拓，詞格必然受限。

(二) 詞史論

謝章铤於詞量論中，指出詞體存在著「量未盡」的問題，該如何解決此弊？他提出「詞史論」以矯正調整。詞史論之產生，與謝章铤所處的晚清時期有密切之關係，謝章铤之生卒年為西元1820-1903，適逢晚清內憂外患之動亂時期，風雨飄搖的世變氛圍，令謝章铤生發出強烈的經世報國之志，他在〈殘書目錄序〉云：「英夷滋事，沿海多邊患。中國苦兵單財匱，余慨然有建樹之志，乃讀《通鑑》、列史與古今時務諸書，於是知有經濟之學」(《文集》1，頁11)。謝章铤懷抱經世之志，發之於創作，充滿強烈的現實關懷，他於〈葉辰溪七十壽序〉云：「道光乙巳、丙午間，予以詞與辰溪定交，是時年各二十餘，意氣勃發，不知忌諱，雌黃及於古作者。……

⁵⁰ 清·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3，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3冊，頁2459。

竊念假令旗鼓壇坵，或不無撥幟之一日，每與辰溪相視而笑。蓋其盱衡馳騁精神所注，雖不專在詞，而詞亦其一也」（《文續》2，頁99），謝氏將「盱衡馳騁」之精神，貫注於創作，亦貫注於詞體。

謝章铤秉持著現實關懷的創作態度，認為詞體長久以來「未盡量」，內容囿於閨房兒女、花前月下，著意於宮調聲律，因而提出「詞史」之論拓展詞量。他在評武進趙于岡之詞時說：

予嘗謂詞與詩同體，粵亂以來，作詩者多，而詞頗少見。是當以杜之〈北征〉、〈諸將〉、〈陳陶斜〉，白之〈秦中吟〉之法運入減偷，則詩史之外，蔚為詞史，不亦詞場之大觀歟？惜填詞家只知流連景光，剖析宮調，鴻題巨制，不敢措手，一若詞之量止宜於靡靡者，是不獨自誣自隘，而於派別亦未深講矣。夫詞之源為樂府，樂府正多紀事之篇。詞之流為曲子，曲子亦有傳奇之作。誰謂長短句之中，不足以抑揚時局哉？于岡《唱晚詞》頗得此意，……雖其詞未必入勝，然亦亂離之時能詞者應有之言。但所填只此〈滿江紅〉十數闕，其餘則仍是栽花飲酒閑生計，未盡量也。（《詞話續》3，頁641）

謝章铤認為詩詞同源，詩有詩史、詞亦應當有詞史。像是杜甫詩多有紀亂之作，如〈北征〉詩，為一百四十句之長篇敘事詩，述安史之亂時，從行在所鳳翔至鄜州一路所見所感，「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⁵¹或如白居易之〈秦中吟〉十首，其小序云：「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秦中吟〉」⁵²，反映民間百姓生活之艱困疾苦，如其中之〈重賦〉一詩寫官吏的橫徵暴斂，人民苦不堪言，「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傷宅〉一詩則寫富貴人家「厨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的奢靡。⁵³像杜甫、白居易這類補史之闕的詩作，可謂之詩史。但是詞體卻只是「流連

⁵¹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第1冊（臺北：里仁書局，1980），卷5，頁395-397。

⁵² 唐·白居易著，丁如明、聶世美校點：《秦中吟序》，《白居易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2，頁20。

⁵³ 白居易〈重賦〉、〈傷宅〉二詩，見唐·白居易著，丁如明、聶世美校點：《白居易全集》，卷2，頁21。

景光」、「栽花飲酒」，不敢敘寫「鴻題巨制」，此舉實為自隘詞量。而趙于岡的〈滿江紅〉十闕，則述諸帥領兵作戰之事，如其五敘張國樑督兵剿賊、其八敘鄧紹良平亂大捷⁵⁴，即為抑揚時局之作。謝氏身處亂世，認為詞體亦可「抑揚時局」，因而提出「詞史」面向，調整並矯正詞體「未盡量」之失。

上文是詩詞合論，詩有詩史、詞亦應有詞史，謝章铤在〈眠琴小築詞序〉一文更將詩、詞、曲三者並列而論，他說：

夫予何能詞？自抒胸臆，殆為無弦之琴，無腔之笛而已。然竊謂自唐以來，詞人日興，而詞量則猶未盡。夫曲為詞之餘，乃傳奇諸作，佳者紀事言情，外可考世運之盛衰，內足驗人物之邪正。而詞反靡靡焉，即素講宗派，亦止爭格調聲律之幽眇。古云詩史，豈詞毫不足以庀史耶！故曰：未盡也。（《文續集》2，頁92-93）

謝章铤以為傳奇亦有「考世運之盛衰」、「驗人物之邪正」之作，此與另一則詞話可相互參看，他說：「曩者逆夷肆亂，生民塗炭，而有心人感事憤時之作，更僕難終。有自京師歸者，傳〈海警散曲〉一套，不知出於誰何，然言者無罪，聞者足鑒，真減偷家庀史之篇也」（《詞話》3，頁545），〈海警散曲〉為套數，謝章铤將全曲引出，其中描述清代從盛至衰，本是「二百年，太平天下」，但鴉片之禍毒害生民，「煎熬的迷魂仙藥，呼吸的奪命丹砂。迷溺中原百萬家……悄不覺如梭日月賒。瘦骨如柴，腰肢一把。能文的，恇怯了絳帳談經，會武的，耽誤了柳營試馬。黑騰騰臭染房幃，等藥渣萬人唾罵」；講官吏的貪腐，如「紛藉藉儒紳弄舌，惡悻悻吏卒磨牙。禁煙天氣無晝夜。一味胡拿」；講鴉片戰爭的殘酷，如「那鎮海飛禍天來大。我這裏軍起蒼頭，他那裏賊連黃帕。大星夜落海氛驕，一腔熱血萇宏灑。平白地，把一座縣城讓與他。冤慘慘、父老焚香，連骨如麻」（《詞話》3，頁545-546）。

詩有詩史，曲亦有上述〈海警散曲〉反映史實者，但詞體卻仍囿於「格調聲律」的「靡靡」之爭，詞量未盡、格局狹小，故應盡其量以立其格。謝章铤自評其詞是「自抒胸臆，殆為無絃之琴，無腔之笛而已」，他並非不重視音律，但音律只是詞的

⁵⁴ 清·謝章铤著，劉榮平校注：《賭棋山莊詞話校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頁328。

一環，不能只斤斤於音律，宜以「能用調而不為調用」（《文佚》，頁 189）之原則，善用音律、不被音律控制，使詞體不再只是吟風弄月的靡靡之音。處於清末亂世中之詞家，書寫世變之感是極其自然的，故謝氏主張以詞史的精神、開拓詞量的深廣度。

就謝章铤的詞作來看，現實關懷為其基底。其中述報國之志者，如〈八聲甘州〉下片：「不盡悲歡恩怨，盡一情所結，千語難窮。嘆百年世事，只是夕陽紅。要爭些、男兒聲價。莫令人，吳下喚阿蒙。君聞否、三江五嶺，鐵騎倥傯」（《詞集》1，頁 412）、或如〈滿江紅〉下片：「淒涼地，將花葬。蒼茫地，將雲放。作一番癡想，雄心又壯」（《詞集》2，頁 414）、又如〈賀新涼〉一詞云：「撩我生平心事熱，莽雄情、看劍秋風裏。知之者，程夫子」（《詞集》2，頁 414）；其中亦有反映民生艱困者，如寫給劉家謀之〈賀新涼〉組詞四闋，其一云：「別後滄桑經屢變，安得開懷而喜」、其二云：「淒涼歲事殘冬裏。看黃昏、滿天風雪，何方乞米」、其三云：「官府催租聲不斷，誤幾家、紅粉飄零死」（《詞集》2，頁 416），又如〈百字令〉：「況復江北苦饑，江南苦旱，缺憾誰能補」（《詞集》4，頁 429）；隨著國事日衰，空有抱負卻無處著力，因而感到蒼涼無奈，如〈金縷曲〉上片：「三十三年矣。既天地生儂，也要為儂位置。詩瘦酒狂書又腐，看冷冷清清地。苦飄零、關山清淚。住既不能歸未得，淡酸鹹、嘗遍傷心味。參不透，蒼蒼意」（《詞集》4，頁 431）、或如〈百字令〉其八：「嚴寒至此，看沉埋，難了壯夫意氣。一枕九州龍虎夢，聲價何關朱紫。結客忘身，對天有眼，手散千金矣。茫茫世路，付之一笑為是」（《詞集》4，頁 435）、〈金縷曲〉：「萬事蹉跎誤。四十載、熱腸漸冷，余生孤露」（《詞集》8，頁 475）。上述這些詞作，不管是述志詠懷、民生艱苦、壯心未酬之種種面向，皆展現其特有的人格識見，並具強烈的家國關懷，彰顯詞史之精神，拓展小詞原有狹隘綺靡之格局。

五、結論

本文旨在探析謝章铤之詞論，以謝章铤的角度論謝章铤詞論，以期還原其詞論之原貌。在前賢研究之基礎上，本文主要特色及貢獻有二：第一，以「攻意、治氣、立格」去架構謝章铤的詞論，由於此說是謝氏自己提出的，故這三個面向可說是其詞論之重要核心，這三個面向組成的詞論體系亦相對完整，有助於讀者迅速掌握謝章铤詞論之全貌。第二，由於章铤認為詞之道與詩、文是相通的，故本文之取材佐證，並不侷限於詞論，亦旁及相關詩論文論，以彰顯謝氏理論之基本精神。

本文之主軸有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攻意說」，討論之問題有二：其一，分析意之內涵。謝氏之「意」出自於性情，作者之性情各異，受到不同之「境」的激發，產生了作品之意；若將詩詞並列相較，則詞更善於言情，謝氏認為之情非狹隘的男女情慾，而是涵括五倫、至純至正的真情。其二，論述意與言之關係。謝氏主張意內言外，意存於內，透過言彰顯於外。意與言之配合，以「意言兼美」為佳，就「意」而言，必出於性情之真，就「言」來說，以「文不蔑質」為原則，使文與質、言與意相稱。若無法做到意言兼美，則退而求其次，以意為主。

第二部分為「治氣說」，內容包括三點。其一，養氣論。氣者精神也，作品精神之關鍵在於作者之氣，故養氣極為重要，養氣之關鍵在於「誠」，人能誠，才能順性發展、踏實修養。其二，行氣論。作者之氣存之於內，於文藝創作時，如何將氣順利的表現於作品，牽涉到用筆的問題。筆放則氣粗，用筆若過份雕琢則易傷氣。其三，辛姜詞氣論。詞家個人之氣表現於詞作時，即形成詞氣。謝章铤曾評述南宋辛姜二家之詞氣云「白石和永，稼軒豪雅」，其表現之樣貌雖不同，但其內涵皆為醇厚雅正，但是後來不善學者，則出現「有其和而無其永」、「有其豪而無其雅」，下者更是「非懈則粗」，襲貌不襲神，詞氣疏漏粗率。

第三部分為「立格說」，詞體自唐五代興起後，於酒宴歌筵傳唱，內容多寫閨怨相思，其中不乏浮靡輕薄者，故存在著詞格狹小卑下的問題，故謝章铤提出立格說以矯之。他透過詞量論、詞史論來拓展詞境、建立詞格。其一，詞量論。所謂的量，

即是一個人的器量識見，謝章铤認為知識分子應培養濶大之量，創作時才能外顯於作品。自唐五代詞體興起以來，閨閣小詞之量極為淺薄，到了謝氏所處的晚清時期，浙西詞派亦斤斤於字句格律，詞量狹隘。故詞體長久以來一直處於「量未盡」的狀態。其二，詞史論。謝章铤提出詞史論，用以解決詞量未盡之弊。謝氏以為詩詞同源，詩有史、詞亦應有史；且詞家處於晚清亂世，書寫世變、抑揚時局極為自然合理，故主張以詞史的精神、開拓詞量的深廣度。

上述三點詞論，主要是針對浙西末流「棄實佩華」之弊而發，因為過份重形式而輕忽內容，故此三說皆偏重內涵精神。謝章铤治學有融通各體之特色，此三點同樣為創作之共同關鍵，但是文學各體之體格有別，詞體有其特殊之樣貌，不可與其他文類互相淆亂，因此謝章铤說：「然而文則必求稱體，詩不可似詞，詞不可似曲，詞似曲則靡而易俚，似詩則矜而寡趣，均非當行之技」（《詞話》8，頁578），詩、詞、曲三者雖同為有韻之文，但是「必求稱體」，詞似詩則「矜而寡趣」、詞似曲則「靡而易俚」，所以詞體不能過矜過靡，才能稱之為當行，此亦是「攻意、治氣、立格」之詞論所須遵守的界線。

深情慷慨、忠直愛國的謝章铤，不忍見浮薄輕靡之詞風耗盡詞人心力，敗壞詞體風氣，故以「攻意、治氣、立格」之詞論矯之。表面上雖是針對浙派末流之弊而發，但其所牽涉的範疇極廣，包括了作者、作品、環境三個維度。作者之性情氣格、所處之環境，皆對作品之精神韻致有所影響。其中最主要的關鍵還是作者之人文素養，詞家若有涵容天地的器量識見，必不會對晚清的動亂巨變無視無感，發之於詞作，即能有情、有氣、有格。若將「攻意、治氣、立格」之詞論、置於詞學發展之脈絡中來看，作品若具有性情的純度、氣的凝鍊度、以及詞史的廣度，即可有效拓展詞體未盡之量，使詞體具有嶄新的生命力。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2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8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唐·白居易著，丁如明、聶世美校點：《白居易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臺北：里仁書局，1980。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 * 宋·辛棄疾撰，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宋·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收入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第7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 * 宋·姜夔著，夏承燾箋校：《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9。
- 宋·蘇轍：《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元·陸輔之：《詞旨》，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 清·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清·吳衡照：《蓮子居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 清·宋翔鳳：《樂府餘論》，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 * 清·姚鼐撰，盧坡點校：《惜抱軒尺牘》，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4。
- * 清·張惠言著，黃立新校點：《茗柯文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清·黃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
- 清·劉存仁：《篤舊集》，收入林慶彰等主編：《晚清四部叢刊》第4編第111冊，臺中：文叢閣圖書有限公司，2010。
- *清·謝章铤著，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 *清·謝章铤著，劉榮平校注：《賭棋山莊詞話校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
- *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 *辛更儒編：《辛棄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 *施蛰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二、近人論著

- 朱文娟：〈謝章铤之詞源論〉，《湖南科技學院學報》33：2（2012.2），頁46-49。
- 祁見春、呂文奎：〈謝章铤的性情說〉，《東岳論叢》21：3（2000.5），頁129-131。
- 邱世友：〈謝章铤的詞論〉，《文學評論》6（1992.12），頁107-114、155。
- 俞頌雍：〈謝章铤詞論「以詩道論詞」特色的表現及其價值〉，《中國韻文學刊》20：4（2006.12），頁79-86。
- 袁志成：〈論謝章铤詞學性情說的獨特內涵〉，《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27：4（2009.7），頁15-18。
- 張秀鑾：《謝章铤詞學理論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 張琳：《謝章铤詞論的「情志說」》，開封：河南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09。
- 陳永娟：《謝章铤及其詞論與詞的研究》，廣州：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0。
- 陳慶元：〈愛國詞人謝章铤的詞與詞論〉，《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997.4），頁63-68、74。
- 楊憲欽：《謝章铤詞論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劉榮平：〈謝章铤詞學思想新論〉，《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2010.9），
頁 98-105。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Qing*] Huang Shu Lin coll., *Zeng Ding Wen Xin Diao Long Jiao Zhu* [Revised Collations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coll. and annot. by Li Xiang and Yang Ming Zh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
- [*Song*] Jiang Kui, *Jiang Bai Shi Ci Bian Nian Jian Jiao* [Chronicles and Annotations of Jiang Bai Shi Ci] coll. by Xia Cheng Tao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Shi Zhe Cun ed., *Ci Ji Xu Ba Cui Bian* [Collective Works of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from Ci Anthologie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4).
- Wang Shui Zhao ed., *Li Dai Wen Hua*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Early Dynastie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Qing*] Xie Zhang Ting, *Du Qi Shan Zhuang Ci Hua Jiao Zhu* [Collations and Annotations of Literary Activities, Viewpoints, Theories and Works of Ci of Fujian Ci Writers] coll. by Liu Rong-Ping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13).
- [*Qing*] Xie Zhang Ting, *Xie Zhang Ting 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Xie Zhang Ting] ed. by Chen Qing Yuan (Changchun: Ji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2009).
- Xin Geng Ru ed., *Xin Qi Ji Zi Liao Hui Bian* [Archives of Xin Qi J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 [*Song*] Xin Qi Ji, *Jia Xuan Ci Bian Nian Jian Zhu* [Annotated Papers of Xin Qi Ji] coll. by Deng Guang Ming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5).
- [*Qing*] Yao Nai, *Xi Bao Xuan Chi Du* [Letters of Yao Nai] coll. by Lu Po (Hefei: Anhui University Press, 2014).
- [*Qing*] Zhang Hui Yan, *Ming Ke Wen Bi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Hui Yan] coll. by Huang Li Xin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5).

